

春天的遇见

指尖

我小时曾听过一个故事,故事里一个人可以从此处走出,归回到彼处,而另一个他会从彼处归回到此处,但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,包括他亲近的人,都未察觉出一个人的两个分身。有意思的是,他们很巧妙地回避着面对面的尴尬,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秘密。有一次他们之间因为没有算计好时辰,不得不在一棵树下擦肩时,也并没有对话,而是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,然后各自走向目的地。他跟另一个自己穿梭在两个环境里,胆战心惊地活着。直到其中一个突发意外死去,而另一个不得不选择其中一地长久地生活时,人们才发现他跟它之间很细微的差异。这个故事导致我打小就相信,在另外一个地方,或许世界之中,也或许世界之外,有可能存在着另一个我。在那里,我跟我一起慢慢长大,然后慢慢变老,我的所有机遇,她都无比准确地经历一遍,毫无偏颇,更莫说修改。

有意思的是,有一天我的小伙伴将我臆想的一切说了出来,她说她会用一生时间找到自己。我才知道,很多人都在怀疑中肯定着世上另一个“我”存在的事实。但随着年岁增大,我怀疑这想法是错的,因为截至目前,我已活过生命的大半,走过许多路,遇过许多人,但却没有跟另外一个自己遇见。

有人会说,作为一个生命个体,你所呈现的,原本就是多重的自己,你要同时拥有多种身份——女儿角色,妻子角色,母亲角色,朋友角色,还有其他的社会角色……这些角色都是你的分身,但我知道,所有这些自己当中,从来没有我心愿里的那个自己。

偶尔在人群中,电光石火间感受到某种相似,悚然回头,试图去分辨时,感觉快速消散。似乎人的一生,就是拖着一个沉重的包裹跋涉的过程,身后,深浅不一的印痕也在抹杀着一些细枝末节,你所要找的自己,有可能被错过了,她停留在从你出生到如今的所有路途中,但也许没有。所有这些无法确定。记忆所提供的场景越来越模糊,而曾经熟悉的自己,也在渐渐远离你。阿卡 在诗里非常肯定,这世上一定有另外一个自己,他跟他过着同样的生活,生着同样的困惑,也同样向往着某天的重逢。但也或许,这是我们所做过的最奢侈的梦,也或许,是生而为人的一种瞻妄。

贾宝玉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甄宝玉的梦,这是两个从未相遇的人。他在梦中见到了另一座大观园,另一个袭人。当他顺步走到一所院落,见榻上卧着一少年,叹了一口气。一个丫鬟笑问道:“宝玉,你不睡又叹什么?想必为你妹妹病了,你又胡愁乱恨呢。”宝玉心下也便吃惊,暗想,莫非他也有个林妹妹不成?榻上少年说道:“我听老太太说,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,和我一样的性情,我只不信。我才做了一个梦,梦中竟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,遇见几个姐姐,都叫我臭小厮,不理我。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头,偏他睡觉,空有皮囊,真性不知哪里去了。”宝玉忙说:“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。原来你就是宝玉?”榻上的忙下来拉住:“原来你就是宝玉?这可不是梦里了。”宝玉道:“这如何是梦?真而又真了。”

当然,我后来很少去刻意找自己了,人间海海,众人各色,这混沌的空间,真要遇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自己,吓死算了。随缘好了,见与不见,意义不大。倒是喜欢对着漫山嶙峋的石头,茂盛的树木花草,细细地观,静静地听,且祈愿自己如此安静悠然。

天水

李美辉

每每执笔,每每搁笔,每每不知如何落笔,落笔太浅,又怕情深意浅,落笔太深,又觉情伤不已,魂牵梦绕总是逃不过出发的地方——天水!

天水,一个值得在太阳初升、太阳西落时回眸细品的城市,她是先秦文化的发源地;是儒、释、道三教并行的圣地;是伏羲女娲补天演绎八卦的吉祥之地。更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,被誉为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麦积山石窟的所在地。

她是“飞将军”李广的故乡,也是三国后期蜀汉名将姜维的

故乡;更是杜甫在满面风尘时,写下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地方,天水便成了诗意之城。

天水人绝对是中华文化自信之书画的传承人,几乎人人都能写写画画,几乎家家挂着“名家佳作”,街巷几乎人人会背“朱子家训”。

罐罐茶是天水人早起的人间烟火,平淡且治愈。

秦腔更是天水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吼一吼的“流行乐”,无秦腔不食肉味也。

可可爱爱香香辣辣的小吃“燃燃,呱呱,捞捞”则是每个天

水女子的最爱,当然,麻辣烫是“大网红”,而我独爱“浆水面”青衣的甘苦清冽,因为有母亲的

味道。天水,天上之水,四季分明的天水,时而明媚,时而温润,时而豪放,时而含蓄。去看看吧,去小城天水走走,吹吹渭河的风,去寻找心灵恬息的安静,你会发现梵音在天水,生活的本真在天水。

出行,就是一场诀别

卫刘芳

出行于别人,是看山看水,于我,不过是从甲地到乙地睡个懒觉。你们可知,蓦然拉开窗帘,是一片陌生的感觉?要睡眠惺忪披一腰乌发,要吸着缎拖和老板打招呼,早早早。走廊上不时窜过冲锋衣和大背包,你的闲散和人家的严谨让彼此大吃一惊。

日头老高,慢吞吞出街去吃一碗米线或者干脆是个老玉米,调笑一番像节棍的油条。随意出门,数数街道,就近走走。你要迷失在攻略之外,才能看到世俗里的俗世。

单身出行是一种新鲜的刺激,可防止被岁月钝成一块木头。于是,在九寨沟,我走失在最渺无人烟的栈道。源源不断接近云天的树林,让仓皇的我吐纳出了今生最水色的音节。在青岛的甲板上,凝视海的深邃,我一步步艰难挪回舱房。更遥远年代,那个小小少女的我,一个人扒着荆棘下到了深不可测的谷底。

双面的人马座,爱旅行的人

马座,爱孤寂也爱喧闹。于是,在成都小吃店,与川府美女聊得一塌糊涂;在郑州机场与度假空姐相谈甚欢;在北上列车与列车员攀谈,连厨师都要大吼一声,不许再喝粥啦,一人最多两碗!要学会对着有座位的帅哥欲言又止,直到他们让出一席之地。也要在无人可援手时,提着沉重行李走站台一眼看不到头的楼梯。

奇妙的体验,让人难忘。午后的京城一隅,有人以报纸为铺盖,沉沉入梦。后来去清华校内,就着斑斑树荫,我们也用报纸黄粱一梦,有种天地为席,山河作枕的豪放。渴了,摸到丽江四方街,蹭一碗茶来。小师弟,斯文安静,谈起他的师父,满是敬仰。喝到鼓腹讴歌,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鱼贯而入,席地而坐,就着夕阳和沉寂,翘首听诗、听茶,像是穿越来的古代弟子。

总有陌生人问,你是什么职业?

什么职业会打扮怪异,无拘

无束,孤零零上路?

我只是心里住着一个好奇的孩子。

要走在他乡随时随地就能唱起;在不远的地方有个路口,你可以左转,可以朝前走,就是不能停留。

怎么能忘记,在中央大道,暴雨中,随着橱窗里的乐队摇滚。天地一色,荧光闪耀,身边都是尖叫。怎么能忘记,在北极村邮局,给日后的自己慎重投下一张明信片,上书:今生,你来过。只是,那长别于我的爹娘,再也不能偷偷向我的同行者打听:我闺女吃上饭了吗?

每次出行前,我都要写好一封信,把发送日期设定到归期后的一星期内。如果,我会在某一处永远停留,请你打开它,那是我的告别。

出行,就是一场诀别。我只能用心唱好每一折,至于落幕,随它。何况还有个叫埃文斯的总结说,旅行是结束也是重生。嗯,不过是,结束一节旧恩怨,开始一场新因缘。